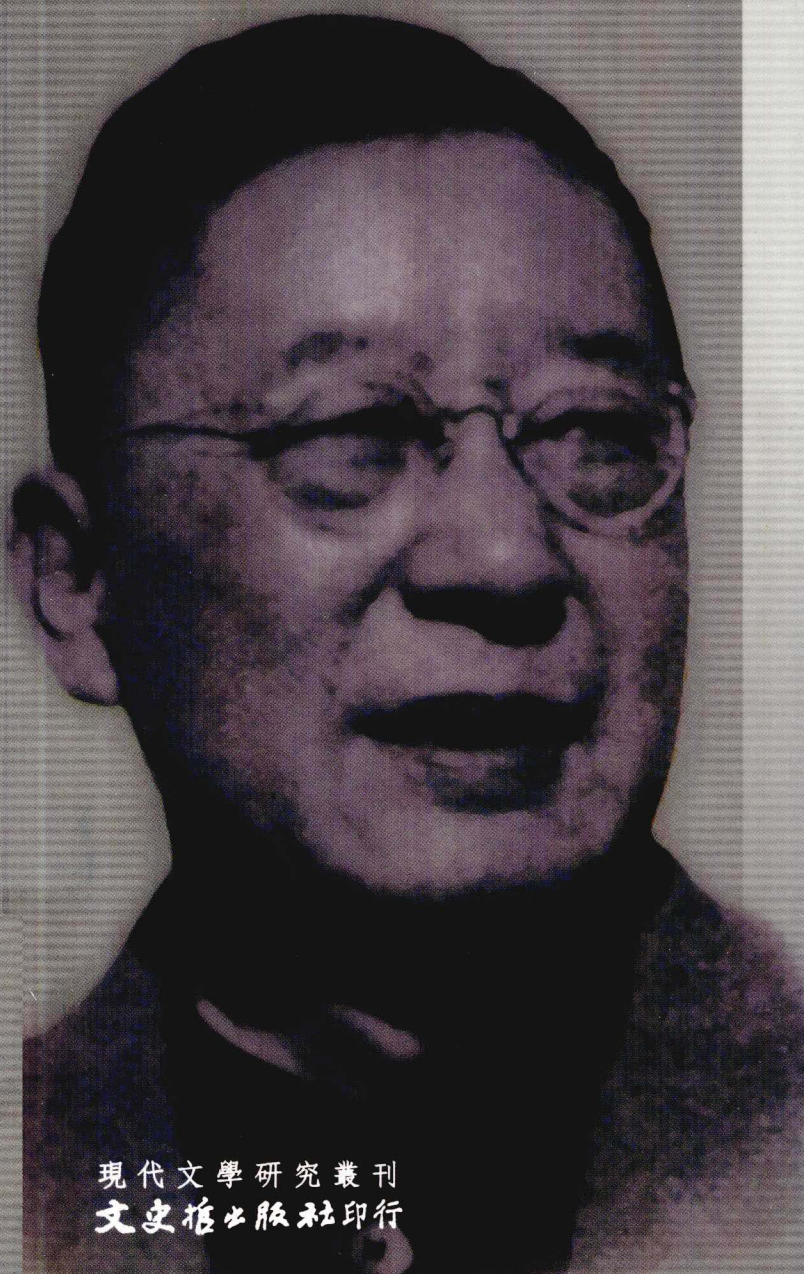


老舍之死及其他

傅光明 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老舍之死及其他

——



老舍文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舍之死及其他

傅光明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222041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老舍之死及其他 / 傅光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93
面：公分. --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2)
ISBN 957-549-561-6(平裝)

1. 舒慶春 (1899-1966) - 作品評論 2. 舒慶春 - 傳記

848.6

93009400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2

老舍之死及其他

著 者：傅 光 明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二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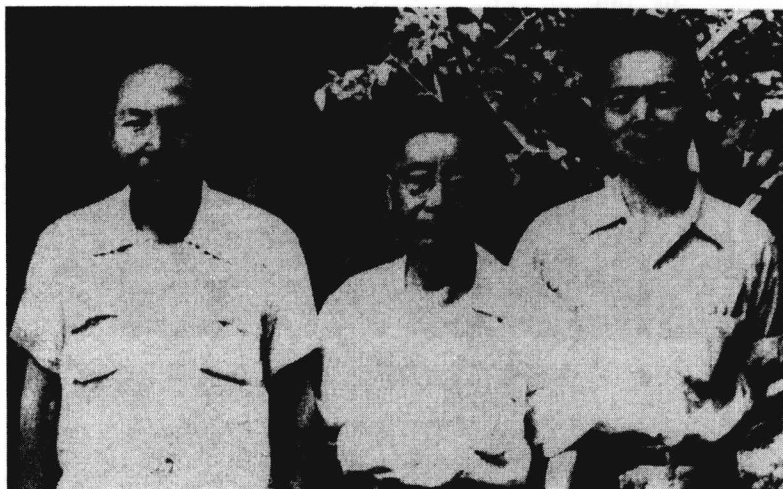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2004)六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57-549-561-6



老舍寫作照



1957年夏，趙樹理、老舍、楊朔（左起）在中國作協院內



1956年3月老舍在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大會上作報告



1959 年夏老舍全家在院中合影



老舍與曹禺在一起交談（1958 年 2 月 11 日）



1965 年 4 月 20 日老舍（右）、劉白羽（左）與日本作家水上勉

老舍的文學地圖（代序）

任何一位大作家，都有一幅由創作精心繪製成的文學地圖，那上面每一處不同時期的人物和地點座標，都是解讀作家創作文本及進入其深廣的內心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學密碼。因為每一幅地圖上都烙印著那個作家不可磨滅的個性創造，它無疑承載著作家生活、戀愛和痛苦等太多層面的現實折光。即便像哈代和福克納創造的威塞克斯和約克納帕塔法郡那樣似乎純粹的文學地名，也並非是完全虛構出來的。這裏，現實與虛構靈動而藝術地交融在一起。因此，若非以與作家心靈相契合的靈犀想像破譯這份特殊的密碼，或許就會在解讀作家作品的探幽析微中產生迷失。也許這正是文學地圖的奇妙與魔幻。

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是，作家文學地圖上的座標原點，往往就是他度過有童年深刻記憶的地方，即是日後給他寫作帶來無盡素材和靈感的心靈故鄉。這故鄉可能是一處，也可能是多處。真實的和文學創作中藝術想像出來的兩個故鄉之間，是息息相關的。美國作家威爾第說，「事實是，小說與地方的生活密不可分。」「地方提供『發生了什麼事？誰在那裏？有誰來了？』的根據——這就是心的領域。」也就是地理為文學提供了藝術想像的領域和空間。這自然是研究作

家作品的另一個獨特視野。

當老舍服膺於狄更斯、康拉德等英國小說家，以創作之筆描畫文學地圖之初，就像許多大作家一樣，把座標牢牢地定位在——北京——出生並度過青少年時期的故鄉；文學寫作中心靈和精神的故鄉。他從創作第一個短篇小說《小鈴兒》，到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處女作、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再後來一發不可收連續創作的小說《二馬》、《趙子曰》、《離婚》、《駱駝祥子》、《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四世同堂》，最後到未完成的鴻篇巨制《正紅旗下》，除了《正紅旗下》，幾乎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或倫敦，或濟南、青島、重慶寫的。換言之，雖然寫作時他是在故鄉之外遙遠的異地，但他創造的文學人物和文學情境卻在文學地圖上呼之欲出。這種文學創作中自覺而自然的反照，理應成為研究者尤其是傳記作家敏銳感覺到的。

令我無比心儀的文學傳記作家有兩位，法國的安德烈·莫洛亞和德國的茨威格。他們各自寫的《雨果傳》和《巴爾扎克傳》都是最好的文學傳記的典範。這當然與他們本身是大作家密切相關，同時也意味著他們成功地破譯了雨果和巴爾扎克文學地圖上複雜難解的密碼。

對安德烈·莫洛亞來說，「寫傳記意味著按事物的本質證實自己對人性的信念……對於我來說，傳記是歷史形式之一，因為我認為人不僅是受歷史法則支配的客體，而且是創造歷史的主體。」這種寫傳記的思想、觀念，對樹碑立傳慣了的中國傳記作家，不知能否產生震撼和影響。至少這句

話對正嘗試寫作《老舍傳》的我來說，找到了一把絕好的尺規。我對老舍的學術研究也正想努力梳理出一部明晰的文學地圖，並由此呈現這位中國現代大作家的生活、創作與思想。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他形式獨特的小說《看不見的城市》裏有一段描寫：「大汗擁有一部地圖集，裏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圖，有的城市有著築石堅固的城牆，有的已是被風沙淹沒的廢墟，有的依舊會繼續存在，有的迄今只存狡兔的窟洞。」美國作家梅爾維爾曾說，「在某種意義下，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旅遊指南。」

那麼，每位作家手裏的這部地圖集，是會蝕刻在歷史時間的永恒記憶裏呢？還是像人們丟棄一張廢紙一樣扔進垃圾堆？是與一代又一代讀者的文學想像同在？還是偶爾被拾起時已變得支離破碎？則完全取決於它是不是一幅導覽心靈探險的真正而純粹、高貴而藝術的地圖，並有著永恒的歷史與文化的生命力。

作家的藝術生命是靠著他的文學地圖延續著，莎士比亞筆下的斯特拉福德，雨果筆下的巴黎，狄更斯筆下的倫敦，哈代筆下的威塞克斯，喬依斯筆下的都柏林，勞倫斯筆下的伊斯特伍德小鎮，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郡等等，無不如此。當然，老舍筆下的北京也是這樣。

在此書付梓前，忽有一點感慨，但願裏邊也有靈悟，寫下來就代為序吧。並藉此再向彭正雄先生和張堂錡先生感謝他們的玉成之德。

傅光明 二〇〇三年六月八日於中國現代文學館

老舍之死及其他

目 錄

老舍的文學地圖（代序）·····	1
「文牛」、「寫家」·····	7
「『俗』與『白』」的老舍小說·····	31
大雅若俗的老舍散文·····	40
悲劇美的老舍劇作·····	50
解讀五篇老舍小說·····	59
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一)·····	72
歷史·圈套·真實的神跡——老舍之死(二)·····	126

「文牛」、「寫家」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傍晚，北京宛平縣小羊圈五號屬正紅旗的滿族舒家生下排行第八的「老兒子」——老舍以後，母親暈過去了半夜。多虧大姐將他揣在懷中，才沒有被凍死。因這一天是舊曆臘月二十三日，正值「小年」，又逢「立春」，老舍的學名便取做「慶春」。老舍誕生的這座今為新街口南大街小楊家胡同八號的小院，在過了八十幾年後，由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的熱播而變得家喻戶曉。因為其中的故事就發生在「小羊圈」，「祁家大院」則是生養了老舍的家。一九四九年以後，老舍寫《正紅旗下》，故事也是從這裏開始。這裏是老舍生命的起點。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老舍的父親是在巷戰中抗擊抵抗的一名正紅旗護軍士兵，因洋兵的子彈打燃了他身邊撒落的火藥，被燒致死。老舍沒了父親，母親又沒有了奶，只好天天吃棒子麵與鹹菜，身體發育不好，長得十分瘦弱，到三歲還不會說話和走步。一家的生活全靠母親給人洗衣、補衣勉強維持。在老舍的童年記憶裏，他「沒有任何的玩具！當母親拆洗棉被的時候，我扯下一小塊棉花；當家裏偶爾吃頓白麵的時候，我要求給我一點揉好的麵，這就是

我的玩藝兒。」然而「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爲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我的母親》）

老舍長到六歲還不識一個字。一天，家裏來了位串門的鄰居——「好善」的「闊大爺」劉壽綿。老舍叫他劉大叔，後來出家當了和尚，法名宗月。一九四〇年，老舍在他圓寂以後，專門寫了一篇散文《宗月大師》，深情地懷念他，「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麼樂趣與意義。……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願意他真的成了佛，並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去入私塾那樣。」

劉大叔見老舍聰慧伶俐，將來會有出息，便出錢、介紹他入了離家半里地在一座道士廟裏的改良私塾——北京私立慈幼學校。三年以後，儘管劉大叔的「財產大半出了手」，他還是資助老舍轉入了一家正規、公立的學校繼續讀書。一九一三年，考進市立第三中學。因家庭困難，交不起學費而輟學。半年後，瞞著母親，又考取了「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的北京師範學校。他最喜歡老師上詩文課和植物學，而「對幾何、代數和英文好像天生有仇。」他開始學著作詩，作賦，並已經顯露出演講方面的才能。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九歲的老舍以優異的成績從師範學校畢業後，即被京師學務局委任爲京師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

校兼國民學校校長。回到家，他對母親說：「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而母親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這所學校就是今天的北京市東城區方家胡同小學，它在校歌裏依然緬懷著他們的老校長並時刻以他為榮：「我們的花兒在開放，我們的小鳥在飛翔，可愛的校園越來越漂亮，敬愛的老師和藹又慈祥。啊，老舍先生，我們的老校長，遠遠地看著我們歡度童年的金色時光。」

老舍說，「假如沒有五四運動，我很可能終身做這樣的一個人：兢兢業業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絕對不會忽然想起搞文藝。」

「五四」以前，老舍寫散文刻意學「桐城派」，詩則模仿陸游與吳梅村。而「五四」白話文學的興起，使他不由得狂喜。他開始偷偷地寫起小說。「五四」運動送給了他「一雙新眼睛」，「給了我一個新的心靈，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文學語言。」「『五四』給我創造了當作家的條件。」反封建使他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作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做洋奴。這兩種認識成了他寫作最基本的思想與情感，並始終貫穿在他的文學創作中。所以他說，「沒有『五四』，我不可能變成個作家。」

老舍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處女作應該是他在一九二二年辭去薪水不錯的北京郊外北區勸學員，到天津南開中學教國文那半年時為給學生示範而寫的短篇小說《小鈴兒》，發表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廿八日第二、三期合刊的《南開季刊》上，署名舍予。但老舍一直覺得：「它只有點歷史的價值，我的